

M+特展呈獻逾200件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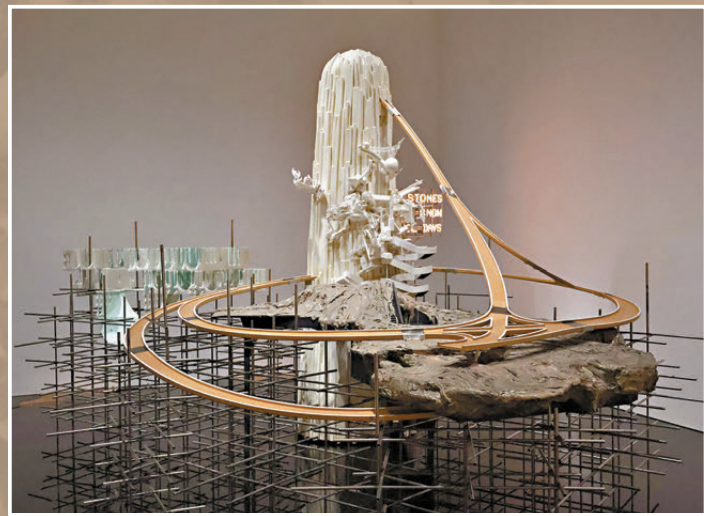
●李咄《神經叢》1997年至1998年



●李咄《泊渡 CIV》2021年



●李咄《仿布魯諾·陶特《當心事物之甜美》》2007年



●李咄《我的宏大敘事 (Mon grand récit) : 泣淚活石……》2005年

拆解烏托邦

韓國藝術家李咄

李咄生於1964年，畢業於首爾弘益大學雕塑系，創作風格前衛且大膽，作品常充滿情緒和張力，同時蘊含宏大且引人深思的哲學概念。其突破傳統藝術媒介的創作實踐與行為，尤其是早期的表演藝術，令她從許多同時代韓國藝術家脫穎而出。她常探討女性身體、美、腐朽與衰敗等主題，並以這些深具衝擊力與開創風格的作品廣為人識。

成長經歷影響創作思維

身為政治異議人士的女兒，李咄在韓國動盪的政治與社會轉型時期中成長；作為家中的長女，她承擔了不少責任，因此其創作思維深受早年生活經歷影響。

自2000年代初以來，李咄的創作持續關注烏托邦式現代性、藝術與建築中的歷史前衛運動，同時試圖重塑世界意念的興衰。有學者認為，李咄不同階段的創作，也反映了韓國社會多年來的變化。

展覽聯合策展人、M+藝術總監及總策展人鄭道鍊表示，今次展覽將不同時代與文明中的跨時期、跨空間旅程鋪展開來。首部分「烏托邦夢想之境」以李咄《我的宏大敘事 (Mon grand récit)》系列 (2005年至今) 中具建築尺度的雕塑裝置為核心。這些結構縝密的作品鼓勵觀眾反思關於現代性的宏大敘事，以及烏托邦幻滅的美學。

《我的宏大敘事 (Mon grand récit)》這一名稱是一個哲學概念的變體。李咄曾表示，這與其志願有關：深入探索她所處的、廣闊、紛繁且古舊的世界。「我想探討的是人的處境，而這不是我能夠通過單件作品來呈現的。因此我選擇每次發掘一小部分，每件雕塑都配有一條副標題。」

李咄許多「烏托邦」主題的作品靈感，都源於一些建築師的理念，比如德籍建築師 Bruno Taut 在阿爾卑斯山打造純淨的玻璃之城的想法。展覽此部分也包含選自《泊渡》系列 (2016年至今) 及《甘願脆弱——絲絨》系列 (2016年至今) 的平面作品。

第二部分「身體與科技」展出李咄自1998年至2000年代早期創作的富有未來感的《賽博



●展覽全面回顧李咄多年來的開創性藝術成果。

M+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正於西展廳呈獻展覽「李咄：一九九八年至今的創作」，全面回顧韓國當代藝術家李咄多年來的開創性藝術成果。展覽由M+與首爾 Leeum 美術館聯合主辦，早前在首爾首度展出，此次回到香港，呈現逾200件作品，包含大型裝置、雕塑、塑膠彩、紙上作品等，匯集來自李咄工作室及亞洲各地機構與私人收藏的作品。展覽更包括49件額外添置的作品，涵蓋李咄於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的早期創意實踐，以及她於2024年創作的作品。展期直至8月9日。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



●李咄以深具衝擊力與開創風格的作品廣為人識。



●李咄《泰坦》2013年



●李咄《無題「無限」分割》2008年

格》系列，以及融合了自然與仿生機械元素的《異序詞》系列，這些作品令她在國際上聲名大噪。多件作品都凸顯出人體特徵，「它們帶有一種有機且具生物形態的質感，蘊含別樣的裝飾性語言。」鄭道鍊說。2024年，李咄也曾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分享，《賽博格》系列的創作靈感很大程度上源於其欣賞的意大利藝術家 Umberto Boccioni 的作品。

第三部分「走進藝術家的創作天地」則呈現約一百幅藝術家的素描，以及她在開始打造作品前設計的數十件比例精準的模型。踏入這個場地，就能將藝術家的頭腦風暴攬入視線。

同時窺見多重時空

談及當代性，李咄分享，當人們在城市中穿行，或是面對一棟建築時，總會發現自己正被不同時期的痕跡包裹着。「牆面的破損、街道的排列與節奏、歷經數代仍屹立原地的結構體，一直都在提醒我們：空間從不完全全存在於當下，它是由層層記憶構成的。就此意義來講，城市是由記憶、敘事、知識交織而成的風光。」

文學則長久地以此形式構想着都市。「比如，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將都市描述為記憶與慾望的圖紋；博爾赫斯也在其小說《巴別圖書館》中，將世界想像為一個無限的圖書館。」李咄認為，當代性便是能夠在當下同時窺見多重時空的能力。「當我們開始閱讀這些痕跡，我們便獲得了一種簡單但令人愉悅的意識。世界不僅是一個我們賴以生存的場地，也可供我們閱讀。」

李咄也曾在訪談中表示，希望創作一些隨時間流轉而緩慢發展的作品，而非在短期內追求濃縮、直白或惹人矚目的主題。「無論是在今天還是明天，亦或是颶風的日子或雨雪天，只要人們花時間欣賞這些作品，就有機會產生新的思考和對話。」

在M+展期結束後，展覽將巡迴至比利時安特衛普的安特衛普當代藝術博物館及加拿大渥太華的加拿大國立美術館，直至2027年末。

博物館跨界項目吸客群 助觀眾與當下建立聯繫

德國德累斯頓國家藝術收藏館（下稱「收藏館」）歷史悠久，依不同主題設有12個分館。其館長 Bernd Ebert 自2005年開啟職業生涯，2025年5月起在現館任職。早前，他於香港國際文化高峰论坛期間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並表示，收藏館目前正與多間公司展開合作，他強調，館方有意將這些公司視為合作夥伴，而非只是贊助方，「我們攜手開發項目，也對未來抱有相同願景。」比如對於擁有特定宗旨及價值觀的銀行，收藏館會起草一個與銀行目標適配的計劃。

Ebert 表示，許多館藏展品都比較脆弱，所以收藏館會與科技類大學合作，透過科技方式為展品重新注入生命。「比如我們有一間木偶劇博物館，其中的部分物件都很陳舊；也有許多來自東亞等區域的木偶。大學的團隊通過機械、沉浸式裝置，以及AI技術，令它們重煥生機。」

德累斯頓國家藝術收藏館已與香港西九文化

區合作多年；並早在2008年，就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有過合作。藉今次論壇機會，收藏館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簽訂了新的合作意向書，之後將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及香港故宮館合作辦展。「我們的目標不只是讓展覽成真，更是在各個團隊間建立信任。香港是連接世界不同區域、助力國際團隊合作的最佳橋樑。」Ebert 說。

他表示，現今世界，博物館領域正在被拓寬。「我們已不只是在敞開大門、展現藏品，而是更貼近大眾、公司等。研究型博物館的體系也變得更加繁複，但機遇也在變多。」

在「博物館的創新驅動與創業機遇」專題討論環節，Ebert 表示，現時許多年輕人都難以與過往時代產生聯結，因此收藏館會精心挑選藝術品，與當下時代建立聯繫，在激發觀眾好奇心的同時，幫助人們與歷史產生共鳴，如同讓他們進入時空隧道。

他認為博物館的未來應建立在傳統與創新相結合的基礎上；博物館也不應獨立運作，而是

要納入多方面的專業知識，積極拓寬網絡。他表示，與不同界別的學者，比如音樂家、歌劇家等合作，為收藏館帶來了諸多新機遇和客群。例如將傳統繪畫與音樂融合的形式，便可以觸及更多原本對博物館興趣較小、對其他領域有更多熱忱的觀眾。

上海博物館館長褚曉波則表示，為配合「十五五」規劃，館方將推出大博物館計劃發展格局「3+X」的2.0版本「5+X」，包括在海內外開設分館，在更多平台宣傳文化。他指出，中國觀眾的文化需求越來越高，這也促使館方不斷創新、尋求更多合作。這過程中固然有財政方面的挑戰，但同時也促發了館方在多方面的更多努力。他亦透露，繼早前備受好評的「金字塔之巔：古埃及文明大展」後，上海博物館今年也將在人民廣場館展開全球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高等級、最全敘事的「世界樹之巔：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



●「博物館的創新驅動與創業機遇」專題討論環節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供圖



●上海博物館館長褚曉波



●德國德累斯頓國家藝術收藏館館長 Bernd Ebert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供圖 記者雨竹攝